

灼艾集上

鷓峰雜著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况父旣沒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沒而名可更。亦猶父沒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以爲踈於禮者。告邪。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貨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

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

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鯽每遇漁舟卽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卽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爲白龜烏鯽之所爲而卒不蹈白龜烏鯽之所蹈者幾希。

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

嘗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迹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雄時浩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伍溺而死者什三矣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爲誰也昔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爲庶幾先王之政夫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輿梁成是

皆為政之先務也。今之為政者，一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亦有之而不知；民財民力之當休，皆非也。與其視途人之病於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為寧為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全悰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悰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

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遺子，子亦如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為之顙泚。

青箱雜記

王文正公曰：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

此不過於人，凡法于古耳。天下甚大人類甚多，何以見古今人之不相及耶？

古人尚少而貴，於今人不少而難乎。

海內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王公旦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稱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諸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竝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今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

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

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邪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皆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圈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

數日復來遂以錢叁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翁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工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鞚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殺醞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寘之昨實縑于筐酌酒于竿而告之曰子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

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馬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

以少媿乎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
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
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
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
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
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
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
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
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

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
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
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
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
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
佛於虜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潛
潛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
之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
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

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
是廢矣仕旣不甚達益篤意植媿地慶以遺後
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
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
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
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爲中興第一
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賓退錄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
經乃注我者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
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
日亡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爲士者當知

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
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
悟死生均露電，未應當富貴勝。六年回首俱
陳迹，不向盃中何處消。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王荊公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拂百姓
以從先王之道，何爲而不可？范淳夫云：拂百姓
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
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

道則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
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虚心無我，據理而
行，不使纖毫計較毀譽之心亂於膏中足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
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
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葆光錄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
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
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

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刻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魚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旋黏牀席，體血臭穢，骨露方卒。

卧游錄

支公好鶴，住剡東岫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翦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

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馬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醒而退，曾不恡情去，留還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替白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

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歟酣觴賦詩以樂其志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山家清事

金取乎剗丹取乎一不剗以戒慾不一以存誠
豈金丹乎有如純軋卽丹也自強不息卽金也
苟能剗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
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
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
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
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旣通則精氣

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
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
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
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
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誥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
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
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
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
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

豚之大功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日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本事詩

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

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雪水畔何

山松栢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
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擁
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
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
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
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
覺空門意味長。

德隅齋畫品

大佛像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

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畫其變。始張南本與孫
位竝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
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
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
電掣。列列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
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
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熾
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菴菴圖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

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言徐熙畫花傳
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
後鐔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花生泥汗之中
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
耳

開元天寶遺事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
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
皇嘗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

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盡元崇之真
神事焉求之有福

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去
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
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旣
利物存乎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
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
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
禍福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脚

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惴惴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幽閑鼓吹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常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勅

使如何常公卽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常公旣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卽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太君之問社稷之福對敷止此惜哉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

云長日唯銷一局碁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黠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賓客嘉話錄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

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日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真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峒峩試一臨虜騎

俯城綸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

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事

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
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
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
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
廷始重之

眉山文錄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
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
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曾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
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
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
論商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深雪偶談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
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
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
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
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感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

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沫沂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

張太史明道雜志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

白頭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譚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鶻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常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

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酌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元祐中祿亭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各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訪察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

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
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
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今鑿切
脉鑿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
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松憲雜錄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子午橋南別
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

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
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
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
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
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
去

上好馬擊毬內厰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
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
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
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

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馬得之幡紳曰臣日
日沙堤上見永州所來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
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次柳氏舊聞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
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
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
中之者時崇二子竝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
家君頗招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
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

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
其爲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于知古然臣未及
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
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
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
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
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
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
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
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裨元化

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膾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飲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歛於民不如與

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豈何以過此乎

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

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
遷之平處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
欲墮不墮逢王果

人相編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
在天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
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
善則樂善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
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才則

施於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
德君子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己
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
而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
德出言於己未嘗虛發小人惟妄傾覆未嘗獲
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
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
人猶己所以養羸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
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
能自慎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勵，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繁，燥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耳，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出後相形，心發善端，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

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斯言簡實，相法之緼領，誠可忽諸。

蓉塘詩話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強梗，宜以剗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胡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廼有刑膝斷趾，鈎背剥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左衽之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

中亦聖人抹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
接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
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重而絕之近
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鬻割鈎背烙觔身見白
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
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爲一人愛民民
亦愛一人旣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
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
斬易吳越王鏐孫弘侗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
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

而不省我

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
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
得不如是也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
者信筆成篇畧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
字不足爲法答應而已連橐付之此可見公之
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
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

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李畋張乖崖語錄云

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

王安石曰太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
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
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
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
清獻墓前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
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名至劉宋順帝時
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
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

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
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
觀子弟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
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
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
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今國家以此取
士因不可不務精熟然專力於此而不知窮經
以求其理而措諸用狗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
善其身達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

者極有益當務其著已者而已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佃先下獄
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
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
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
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
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
復追佃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
嘉貞不悅退謂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
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

輩此言非爲佃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
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
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
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
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吁
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在大體俾
朝廷以禮義庶耻待士所存不亦遠哉

臨川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之所
著也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太樸復加
增補校訂總爲百卷今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

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荆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實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上使董文炳語之曰似道實不汝等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乎劉整呂文炳身爲

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手謝

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
鵝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
堯咨守京兆乃䟽龍首渠引澧水入城以便民
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
交澗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
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
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
權奸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老
弱不能勝濱死須臾監生石大川者薊州豐
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

務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
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
懼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乃退
而閉戶草䟽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
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
難詩歌鶴鴒况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
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
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
于上上竝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

以有爲信夫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人謀逆公上疏發其事反爲庶人所構陷逮繫詔獄瀕死者數矣內外爲公訟寃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爲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今上卽位深知公忠鯁超擢不數日周旋六卿公亦不以摧折少變其節感 上知

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爲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疏薦林見素之賢辯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無罪諫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與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數求去旣得請方抵家卽起爲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死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故部使者訃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道其實也公平生議論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禮一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此議公爲求進者恐不然乎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留
題沁園春詞一闕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
烈千載之後昭然與日月爭光本朝劉文成
公伯溫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
正與文山之詞相匹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
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
登第拜命金鑿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
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弱摧頑清名要繼
文山使廉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
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

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壁誰完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
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
制書無李懷允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
允懷允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
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
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
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
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
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

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史言李懷允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苗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命平蜀

寇未幾卽乞休致時闈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

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

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

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磯諸葛能安蜀

稜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

心壯憂惟白髮驚祗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

詩奉寫公盡矣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好支頤。春風自是
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此宋小山晏叔原晚
春詩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讀此詩未嘗不三
復嘆息也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
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恭
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
生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
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

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
簡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
年僅四十一

宋趙屺倅温州時其父清獻公抃致仕家居屺
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
清獻題詩堂中云我憇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
意忘歸老來不及吾兒少且著朱衣勝彩衣吁
父慈子孝之樂於此可以想見矣世有讀聖賢
書而至於父子相夷者其相去禽獸又幾何
宋富鄭公有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
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
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之不亂得乎吁况小人之
與小人並處其攻擊排擠以求必勝其貽患於
天下國家可勝言哉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
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
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
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
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
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
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
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
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絳虞世南褚遂良
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
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
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爲者
不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

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斂不備者
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
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
瞻也不在我剴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爲首務
乎世之妬賢嫉能營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奸
誤國若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
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
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
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

以政事爲名臣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輿徒步而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洪武元年八月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真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

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元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上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經五帝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年
已七十餘。劉正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
惟云此大同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
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
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
飲于城下。使軍民橫罹鋒鏑者不知幾千人。以
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畧定。忠毅之言
當國者可不念之哉。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
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蕪巷矜其宴居

則珠服玉饌此數語者曲盡富修之
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
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
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
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國朝恩。鶴
鳴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
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
子自隨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矢臣節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

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梁子弟席其餘勢以膺冠冕文不知務學武不思養勇但欲堆金積鏹營私罔利以第宅服飭玩好車馬僕從誇耀於一時者又璨之罪人也豈特不如而已哉

懶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鳴鳩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之事往往有之蜀鄧艾征涪陵

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葉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又周公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雖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寘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旣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隨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

如也。又幕府燕聞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曾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

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呼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悚動其中乎。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

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果能辦此乎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獨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貺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

者口中所能道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直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餒喚拽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畚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

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
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
是也張公之言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
以為座右銘

會有四不赴

謂公會生會
塾會醴會

時有四不出

謂大寒
大暑大

風大

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閑閒過從身

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

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惟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

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
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夫士
君子之持身惟出與處而已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而奉身華侈乃鄙夫志於富貴者
之所為也而謂賢者為之乎羲之巢許稷契之
論其有道之言也歟

唐書列傳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

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

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

歸於人。黃裳譎其言。李東谷云。諺云。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規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蓄以爲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資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

古人以筆諫以醫
諫者多不知也

枉作馬牛。二公皆名言也。達者識之。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爲用文以醫諫。

宋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

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

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率詈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

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魯公類苑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杼杼誤拋梭莫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一詩可以爲初學自脩者之訓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謂其父曰大人

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疑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官太子太保洪容齋謂疑式病其父失節託于心疾歷五代十二君狎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先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御

營平虜伯江彬在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冤

祈命夫身為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真鄙也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

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

以一魁寘膏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

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

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

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

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僇者多矣不但君相

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諭之則張大自銜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字子韶未新人性剴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上乘怒欲戮

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加額

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為霽其

人待從輕典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

時士大夫鄙其為人魚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魚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雖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

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疎。寄與青
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
泰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
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
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
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病不起。
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
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
抑菴遂爲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
及。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郡上舊談云。破布衣裳。破
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
燒銀養自身。自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
云。世之痴者。爲藝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
此。未之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也。滁人魯訓導
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
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
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
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

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爲瞿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浩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甚苦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錄之。拾

不覺淚墮

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荅楊邃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沸。撩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

人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罅塞漏，小補於事，倘不幸而游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蹇蹇難容，毀方爲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踈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愼。代皇台慈令雲

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諭，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筴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

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
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爲
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
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
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
下哉故爲諛言諂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
童婦女之見踰踰姁姁之情失可爲之時喪蚤
有之譽非真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備
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
以貽萬世之誦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

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脩怨報恩昵邪害正自
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爲
善處人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
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
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
以言之亦未審尊意何如若以爲然非雲鳳之
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爲狂妄詆訕非雲鳳
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天於國家必有
意矣

寇萊公在宋當時號爲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

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篋視同列及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呼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蘆菹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

景明以此規之端毅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

鈔五錠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三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

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顛、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

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轆身、義無所取，不亦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酷均鬻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轆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

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則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爲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老榜爲監，當心易之。嘗摺摺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

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著脚當來悞。况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詩恨知之之晚。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灼艾續集上

